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民國史料叢刊

續編
0381

孫燕京 張研 主編

政治·抗日戰爭

汪黨代表 蔣校長 何教育長最近之言論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工作檢討
抗戰與革命

民國史料叢刊

續編
0381

孫燕京 張研 主編

政治・抗日戰爭

汪黨代表 蔣校長 何教育長最近之言論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工作檢討
抗戰與革命

陸軍軍官學校潮州分校政治部印

汪黨代表 蔣校長 何教育長最近之言論

忠告本黨同志

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上海執行部各省各級黨部海外各地各級黨部本黨全體諸同志均鑒：

本黨不幸，值茲廣東統一將告完成，北方民衆共起奮鬥，賣國軍閥自行崩潰，總理主義可即實現之時，忽有一部分同志異動，自赴北京，開其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自布議案，快其驅除異己發舒私憤之褊心，而不惜阻撓國民革命之大業。迹其言動，無一不悖於本黨之紀律，與總理之意旨，此已有中央黨部及各地黨部辭而闕之矣。究其開會情形若何，誰爲主席，誰爲提議者，誰爲附議者，是否經過議事程序所必須之討論與表決，求之京滬報紙，皆無紀載，若輩亦未能自行公布，曾是總理信徒，而并民權初步一書亦未之讀耶！京滬報告，若輩並未成會；會且未成，何來議決。此即其召集爲合法，其所宣布之議決案亦必不能有效也。惟上海民國日報，亦爲若輩所利用，怪異之論，層出不已；最可痛者，張靜江同志苦口勸告，猶不能促若輩之覺悟，若輩自承爲讀後甚

受感動，而飾詞強辯，曾未稍改；實際破壞之技已窮，乃乞靈於文字。中正承總理訓誨甚久，他無所求，惟願與諸同志迅速完成國民革命，國民政府消除反革命之設施，無役不從；觀此現狀，竊爲之懼。輒敢本其所見，以黨員之資格，爲負責之駁正。非僅正羣衆之觀聽，亦冀此一部分異動之同志幡然思返。知我罪我，不暇計已。

關於共產黨之問題，若輩所以主張排除，不外兩種理由。第一，謂共產黨之共產主義，與本黨之三民主義，根本衝突，故共產黨在本黨之內，亦根本不能相容。不知共產黨之加入本黨，爲總理所特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果使兩種主義根本不能相容，以總理之明，與第一次全國代表之忠於本黨，寧肯貿然決定，以貽本黨之危險。且總理已明言民生主義卽是共產主義矣，故第一說決非總理之意。此在若輩亦未始不知，於是有第二說。謂總理之特許共產黨加入，乃欲共產黨完全化合於本黨，而非本黨爲共產黨所同化，今則共產主義已有蠶食三民主義之危險。然總理果若是褊小耶？三民主義又果如是之易於撼動耶？此說之誣總理，誣本黨，蓋視第一說尤甚。總理今固已逝，然當其在時，此種疑

懼卽已起於一部份同志之間，同志中已有爲反共產之運動者；試問總理親自出席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議，其結果究若何。總理蓋嚴詞警告「反共產」之同志，而又決定仍容許共產同志之在黨也。總理之所以如是，乃總理之偉大。總理手創之三民主義，誠不同於共產主義，而其爲革命的主義則同。總理深知必能包括共產主義始爲真正之三民主義，同時亦必能容納共產黨始爲真正之國民黨也。今日中國革命已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國革命成，則世界革命爲之促進，亦世界革命成，中國革命始眞成功。總理自信三民主義能兼容共產主義，而決不懼共產主義將蠶食民主義。三民主義可垂之百世。推之世界，豈在中國國民革命尙未完之時，而已懼何種主義之蠶食。總理有如許偉大之自信力，逝世未一，而後死之同志，惴惴焉惟被共產主義蠶食之是懼，其師大勇，其徒薄弱行至此，亦可謂不肯之甚者矣。人患不自強自立耳，惟國與黨亦然。本黨全志能自振奮，能努力於國民革命，能知中國革命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正敢信全國國民均將奔集於三民主義旗幟之下，決無被他種主義蠶食之危險。若不求自強自立，且務自侮，卽嚴拒一切主義者於千里之

外，亦終於自行崩潰，魚爛而亡耳。此次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宣布共產黨籍之執行委員應除名者共四人；夫以二十四名之中央執行委員，跨共產黨籍者四，蓋僅僅六分之一，此而懼人之蠶食，非自暴自棄不自振作者，不能作此奇想也。此種怯懦薄弱之心理，其果愛黨者之所爲乎？凡我全志，均宜深戒。

關於汪精衛同志，上海民國日報加之罪者凡三，蓋無一而非任意捏造。共產黨爲欲先求中國國民革命之實現，而來加入本黨，謂其惟以消滅本黨爲策畧，又何異謂共產黨惟求自殺。此語既誣，則謂精衛同志對於共產黨挑撥離間排除本黨同志之言動一一實行，自無二而非誣矣，精衛同志在痛悼廖先生之時，謂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國主義的向右去；此爲極沉痛極明澈之詞，所以警勉同志共努力於革命，乃以此爲『叛了總理』，真不知民國日報記者『是何居心』也。是真不自知其早已向右立於反革命地位，而徒怨他人分別左右，豈不可怪？如精衛同志向左向右之說爲不當，乃反不如直言之曰革命與反革命二者之分爲不當乎！吾同志豈不自反而徒責人也！鮑羅庭同志之爲政治顧問，爲總理所特請

● 總理曾詔中正：『鮑羅庭同志之主張即余之主張，凡政治問題均須審納其意見。』總理逝世以後，蘇俄同志對於本黨，以親愛之精神，同志之資格，遇事互相討論，求得真理，絕無所謂『包攬』『專斷』之事實。此不獨鮑顧問爲然，而鮑顧問固亦如是。廖案未發生以前，國民政府與政治委員會等，均依法定日期開會；廖案發生以後，重要事件由特別委員會辦理，中正即爲特別委員之一，凡事應與衛精同志共負其責，何得獨責衛精同志一人？更何得謂『聽鮑一人專斷』！至謂衛精同志先不主張討伐劉楊，而其後乃攘人之功；中正躬與昇役，敢爲切實之聲明。衛精同志本年五月自北京歸粵，先抵汕頭，與於討伐楊劉之議，決策之際，實先得衛精同志之贊同。惟今日反對衛精同志最力之人，乃真有於討伐楊劉時避居香港者。革命本非求功，而謂其攘人之功，尤不知何指也。

嗚呼！赤化也，共產也，俄人掌握政權也，帝國主義與軍閥之所以誣陷我者，今豈將一一出於同志之口耶！容納共產黨，此總理於本黨改組以前，幾經鄭重考慮，而後毅然決定者也；自改組迄今兩年，成績具在。『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總理於遺囑中，認爲與『喚起民衆』

同爲完成國民革命所『必須』者也；蘇俄同志助成中國獨立之國民革命，其誠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中國革命不成，列強敢於侮我，皆因國民勇於私鬥，黨員徒爭意見，團體慣於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欲不謂之反革命，不可得也。不爲革命，便爲叛逆，中正益自信此言之非謬；當永以自勉，並願我同志共勉焉。

蔣中正叩 十二月廿五日於汕頭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部

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

汪精衛

有人問我道，「革命派裏面，會生出共產的裂痕不會呢？」這當然是一個緊要的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的。

我做這一篇解答以前，先要聲明的，我是專爲革命派而說話，至於一般反革命派，滿肚子裏，都是反革命，却偏要戴着反共產的面具，躲在帝國主義和軍閥肘腋之下，經營他兩重走狗的生活。我以爲沒有和他說話的必要。

我爲什麼專爲革命派而說話呢？因爲革命派是心地光明的，頭腦是純

潔的，他所窮思力索的，是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於理論上有共同立腳點沒有？於實際工作上有共同努力之必要與可能沒有？我以為這些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

如今先取決於理論，我以為這是第一緊要的問題。然而這問題不用我們來解決，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已替我們解決了。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已慮到我們會因為這些問題發生困難，故早已清清楚楚，給了我們一部民生主義，替我們解決了一切困難。民生主義第一講說道，『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接着說明社會問題之來源，並對於馬克斯學說，與以極詳細之批評，第二講說道，『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我們聽了這些說話，如何還可以說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衝突呢？有人說道，『看了總理對於馬克斯學說之批評，可知總理的思想，和馬克斯不一樣。』殊不知我們對於古人的學說思想，總應該力求進步，我們對於馬克斯學說，如果能學總理的態度熱心去研究，熱心去批評，這纔不枉為總理的信徒，為

什麼我們裏頭竟有些人視馬克斯學說如仇讐，甚至連馬克斯學說也禁止開着呢？這不是無理取鬧麼？又有人說道，『既然方法有分別，可知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到底不同，』但他爲什麼不將第三講一直看下去呢？總理說道，『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機，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甚麼方法呢？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但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事實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總理這番說話，眞真是深切著明，根據着事實，來定方法，就和根據着地形和敵人的情勢自己的兵力來定作戰計畫一樣，由此可知方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因爲事實是活的，不是死的，活的事實，要用活的方法來適應他，不能用死的方法。所以民生主義的方法，和共產主義的方法，有些不同，不但是當然，而且是必要了，如何可說是有衝突呢？而且第二講裏，對於我們，已經諄諄告誡，說以爲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的，不但不知共產主義是什麼，而且不知民生主義是什麼，凡是總理的信徒，於此應該牢牢記着，我關於理論的話，所以如此簡單，因爲我平日主張，對於

總理學說，應該細心體認，不應該孟浪解釋，以至犯了戴着色眼鏡的毛病，我們如果肯細心體認總理學說，總不能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

如今再說實際工作

在說實際工作以前，我們應該先問，我們爲什麼要做革命黨人呢？我們可以答道：我們因爲耳朵裏聽不得人民痛苦的聲音，眼睛裏看不得人民痛苦的形狀，一腔熱血，沸湧上來，願意將自己的痛苦，換取人民的痛苦，所以我們不怕勞瘁，不怕危險，不怕死，要做革命黨人。

我們應該再問，我們爲什麼要做總理的信徒呢？因爲我們既然想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想怎樣的解除人民的痛苦，總理的主義，便是怎樣的解除人民痛苦的最好方法，我們抱着一腔熱血，要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依照總理的主義做去，不然，則有一腔熱血，無所用之，甚至用之不得其所，所以我們要做總理的信徒。

我們明白了以上兩層，我們便應該知道，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一般旁觀的人不同，一般旁觀的人，或者漠然置之，而我們則引爲切己之事。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少數批評的人不同，少數批評的人，或者僅以

爲有興味的研究資料，來做他有興味的批評，而我們則不只要研究他，要批評他，尤其要實現他，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要做實際工作。

我們應該知道，世間一切事實，決沒有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必是那時代和環境，有發生這事實之必要，然後這事實才會發生，假如沒有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史，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假如沒有二百六十餘年來滿洲竊據中國的歷史，也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假如沒有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事實，也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所以總理主義，是應於時代和環境而發生的，主義發生以後，誠然有促進時代改變環境的效能，而主義之所以發生，不能不說時代和環境，實使之然。所以總理之解決民生問題，要以中國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間爲對象，這是極明白的道理，也是極重要的道理，我們應該知道。

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間是怎樣的呢？總理於民族主義，已講得清楚，於民生主義第三講以下，更詳細的引申說明，中國因文化衰微經濟落後之故，而至於受帝國主義之侵畧，又因受帝國主義侵畧之故，而文化益以衰微，經濟益以落後，馴至於不能保國，幷不能保種，所以中國今

日。除了喚起國民反抗帝國主義，別無其他方法，這便是所謂國民革命。由此可知國民革命這一件事實，不是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是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要求國民革命之發生，所以國民革命，才會發生，在這般的時代和環境裏，中國國民黨，負了擔任國民革命的使命，正是應於時代和環境的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裏，也因為看清楚了時代和環境的要求，所以來共同擔任國民革命的工作。如此說來，中國共產黨，即使不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在今日所能做的，也只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這是時代和環境所賦予的使命，無可如何的，落後固不可，躐等也不可，正所謂過猶不及了。

中國現時唯一的要求，只是國民革命，總理的主義，便是國民革命時期的根本方畧，民族主義如此，民權主義如此，民生主義也是如此，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是研究批評，便可作為盡職，我們應該想着怎樣的把總理的主義，實行出來，去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使中國人民不至罹國亡種滅之禍，使中國的國家，在世界上，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僅看做極寶貴的，尤其要看做極切實有用的，我們與其

談天說地，要怎樣的推崇總理的學說，比之於耶穌孔子，我們不如切切實實的將總理的學說，應用於國民革命之實際工作，因為這樣，纔是真正的推崇總理的學說。

以上所說，都是我們現時應該努力的，沒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事是如此，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事也是如此，我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纔有工夫嘔共產與非共產的閒氣，我們如果做實際工作，我們裏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正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和敵人拚命，那有工夫嘔這些閒氣呢？

拿些例來說，我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則對於馬克斯學說之批評，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或者感想不同，甚至于因此惹起爭執。其實這已是幼稚可笑的見解，須知道馬克斯的學說，不但非共產派可以批評，共產派也可以批評，民生主義第一講裏所引的美國有一位馬克斯的信徒威廉，便是一例，所以單就批評來講，不但共產派與非共產派可以纏個不清，便是共產派裏頭也可以纏個不清。我們如果要做實際工作，則必定依總理所說，『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那麼，我們研究

的對象，是中國目前的事實。對於這一種事實，要應用這一種方法，纔可以解決他，這裏頭有一定的道理，不可移易的，上頭說過，中國現時的唯一要求，是國民革命，便是因為中國目前有此事實，故不能不用此方法，所以即使馬克斯復生於今日，也必然承認此方法的不錯。列寧是馬克斯的信徒，而列寧對於中國革命，所指導的，與總理所指導的，差不多是一樣。由此可見革命的指導者，所見畧同，這原因完全是中國目前有此事實，故不能不用此方法，猶如是這種病症，便用這種藥醫。一般庸醫，學理不明，認症不清，對於病人的症候，往往七嘴八舌的亂說，高手的醫生，決不會如此，斷症用藥，只有少異，決無大差，中國今日，所以成爲遠東病夫，便是因爲中了帝國主義的毒，除了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實無第二樣起死回生的良藥，所以我們裏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只要實實在在，做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便不愧爲總理的信徒，也不愧爲馬克斯的後覺，至於總理和馬克斯學說之價值咧，思想見解之異同咧，留在高等研究科的講堂裏，慢慢的研究，也并不爲遲。

再拿些例來說，國民革命的工作，第一要喚起民衆，這是無可疑的。